

初



耕

陳爾明作

時代詩叢之四

時代詩叢社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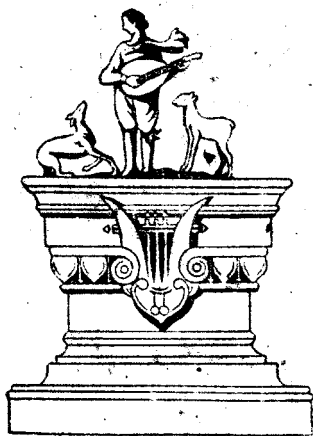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印行

時代詩叢之四

耕

初

陳雨門作



時代詩叢社編
文化書店印行

北京西單利部街三號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目次

運糧河	一
春耕	一八
英豪鎮	二九
挖穎河	四二
三多兒出嫁	五六
人民的鐵路	
一、鐵路翻身	七二
二、蔣匪看見打寒顫	七四
三、別放軟蛋	七五
四、快報登出了你	七六
五、秧歌隊來道喜	七八
六、挨了沒趣	七八
七、教育了爸爸	七九
八、鐵路是人民的	八〇
後記	八三

運糧河

運糧河，

十八灣，

一年四季長流水，

好似貧農淚不乾！

往前數，幾百年，

年年漂來運糧船；

船上坐個催命鬼，

令人瞧見心胆寒。

河兩岸，是平原，

黑油油地好沙田！

高粱能長兩人高，

穀穗結成一條鞭。……

但是年年收成好，
年年淚漣漣！
只因土地屬地主，
地租年年繳不完！

村莊哭喪着臉，
散佈在河兩邊，
每年不到春正月，
十家九戶斷炊烟。

這裏不來油鹽挑，
不來貨郎担；

要來的是地主的狗腰子，
——那個催命的判官！

一年分兩季，
挾着賬本和算盤，
兩眼瞪的像牛鈴，
吆喝一聲震塌半拉天。

挨村要，
挨家傳，

傳達東家的命令：

「誰敢拖欠送牢監！」

爲了租重繳不足，
低三下四求可憐，
好話說了幾大車，
憑你咋說也不黏！●

欠一斗，繳一斗，
欠一石，繳一石，
少繳三兩升，
難似上青天！

家家戶戶哭嚎啕，
男女老幼淚漣漣，
一袋一袋運出村，
一袋一袋裝上船。

淚眼瞧，
淚眼看，

一年辛苦換來的果實，
隨着河水漂走永不還！

誰去想？誰去管？

風裏雨裏莊稼漢！
一年三百六十天，
起早摸黑忙到晚。

三伏太陽像火燒，
嚴冬凍紫又凍爛，
終年出的牛馬力，
結果喫的猪狗飯！

運糧河，十八灣，
兩岸婦女更是慘！
丈夫打，公婆罵，
一年四季受熬煎。

一條被子蓋到死，
補釘縫了有萬千；

額子長個瘦胳膊！
只因常年不喫鹽。

東家威逼繳租糧，
頭上插草賣街前；
如果男人是奴隸，
她比奴隸更可憐！

天災人禍將十年，
常常光顧河兩岸；
蔣匪引來日本狼，
躲到重慶不抗戰。

鬼子殺人又放火，
跑進農村亂作踐；
誰無天日八年整，

人民生活似黃連。

誰料一年更比一年苦，
日子越過越艱難！
有時春夏不落一滴雨，
平原千里冒火燄。

有時成羣螞蚱遮滿天，
無數秋禾全啃完；
有時伏汎河水決了口，
捲走村莊和沙田。……

多少貧農餓紅眼，
多少餓死大路邊，
餓死淹死倒乾脆，
半死不活受熬煎！

草根被挖盡，
樹皮全剝完，
吞觀音粉扇不出屎，
喫死人肉成了豐筵。

全身盡浮腫，
呼吸感困難，
今晚還有一口氣，
誰能保險到明天！

東家反而逼緊繳租糧，
保長接二連三催稅捐，
深更半夜抓壯丁，
一枝手槍對胸前。

● 9 ●

派大車，拉軍糧，
抓牲口，運子彈，
牛馬拉死車拉散，
兩手空空轉回還。

內戰炮火響連天，
蔣匪軍駐滿河兩岸，
又借柴糧又出款，
種種花樣全出遍。

來時號房子，
走時燒房子，
不留一根柴火棒，
不留一針一條線。

他們白天推牌九，

夜裏挨家去強姦，
他們是湯恩伯十三軍，
蔣匪軍的機械化兵團。

運糧河，

十八灣，

日日夜夜長流水，
流水聲聲盡悲慘。

無數災難無數冤，
反動統治是根源，
禍根原是國民黨，
他們開始要轉變！

月亮落，三更天，
祕密集會河橋邊；

「咱們不能光傻等，
不去上山得造反！」……

他們加入新四軍，
他們棄家向陝南，
逃出黑暗統治區，
才知天外還有天。

傳來一個好消息，
運糧河上晴了天，
一桿紅旗河上插，
飄呀飄呀迎風展。

劉鄧大軍到中原，
蔣匪潰退如倒山，
來了咱們解放軍，

家家歡迎像過年。

建立民主新秩序，
領導人民把身翻。

要報仇，要伸冤，
千年窮根要挖斷！

一張土地法，

貼在農會前：

「廢除封建的剝削，
實行耕者有其田。」

土地咱們種，

糧食咱們打，

當然要土改，

當然要歸還！

開了羣衆會，
分了土地權，
從此人民當了家，
惡霸地主滾下閻羅殿。

翻掉舊屋蓋新屋，
買了牛馬好耕田，
家家戶戶忙生產，
五穀雜糧收的全。

太陽落，黃昏天，
喫罷晚飯下河灘，
先練歌子後跳舞，
回來好上識字班。

婦女洗衣到河邊，
歡談蜜語笑連天，
你若問她笑啥哩？
原來她們有了權。

運糧河，十八灣，
天天漂來大帆船，
船上變成合作社，
運來布匹和油鹽。

要不然，
船上坐着參軍新戰士，
一朵紅花掛胸前。

要不然，
船上坐着咱的好區長，